

子部雜家類

雜纂
摠目卷百三十一存目

明朱東光編



歷代小史摘編

明刻本

歷代小史摘編序



嘗謂聖人無擇言六經無剩
語舉一隅而上下之理徹焉
譬之崑崗皆良璧也鄧林皆
良材也烏容去取其間哉經
之述而史也馬班其家著者

矣史之述而小也無慮千百
家焉余惟六經中尚書春秋
皆當時紀載之書說者謂璧
經之中之史麟經史中之經
是矣微獨二經即十五國風
皆當時里巷之謠而時政得

失往々亦可槩見則風亦史
也第未經刪作之先意無當
者或多耶宣尼一筆萬世尊
而為經如以辭而已矣秦漢
六朝代興作者一入昭明之
選遂與六經並傳藝苑詞盟

尸祝之恐後我於辭命則不
能也從粵中治兵之暇偶取
歷代小史讀之蔓冗靡倫恠
誕雜見而其中名儒碩彥之
眇言古今政事之偉略可以
翼經而佐史者不可廢也爰

命校官唐世延摘而錄之得
四十餘種釐為六卷砂礫披
而夜光呈薈蔚芟而梗楠獻
命曰小史摘編日置几席用
資省覽時或會心飲食頓忘
浚自惟幼佩學道愛人之訓

有未同歸若已身之隕深淵
邇以竊祿多年無補

聖代間取所嘗輯中都四子及
所著三訓八行解玉林摘粹
諸書版而行之用藉愛人以
德于一二茲編校讐已宜更

圖付梓敢以刪選自命乎哉
欲世之覽觀者得厥雋永而
身心政治或少裨焉昔孔子
讀詩而蔽于思無邪一言蓋
舍筏而登彼岸者矣謂隨漈
華轉而不能轉漈華此与耳

食何異則有溫故而已故者
吾之知也澄吾之知以坐照
則千蹊萬徑皆吾心之故物
即子史皆可名經矣經常不
易在吾心也萬古一揆也若
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
盛事則史漢文選諸書足矣
烏用小史為哉昔

萬曆甲辰二月建安元曦甫
朱東光識



歷代小史目錄

第一卷

路史

西京記

第二卷

隋唐嘉話

松窓雜錄

卓異記

天寶遺事

拾遺記

世說新語

唐語林

朝野僉載

開元傳信錄

江行雜錄

龍城錄

避暑漫抄

北夢鎖言

杜陽雜編

集異記

三楚新錄

第三卷

燕翼貽謀錄

孫公談圃

聞見雜錄

行營雜錄

鐵圍叢談

高齋漫錄

春明退朝錄

錢氏私誌

晉公談錄

王文正筆錄

貴耳錄

國老談苑

清夜錄

閒燕常談

退齋筆錄

齊東野語

北邊備對

第四卷

自警編

第五卷

厚德錄

韓忠獻遺事

王文正遺事

寇萊公遺事

第六卷

剪勝野聞

野記

清溪暇筆

震澤紀聞

皇明紀略

可齋雜記

寒齋瑣綴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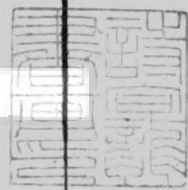
兩湖塵談錄

復齋日記

繼世紀聞

損齋備忘錄

歷代小史摘編



兩岐散人朱東光督編



潮陽學訓導唐世延校梓

路史

羅泌撰

初三皇紀

事有不可盡究物有不可臆言衆人疑之聖人
之所稽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老氏謂有物混
成先天地生而盪者遂有天地權輿之說夫太
極者太一也是為太易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

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
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與形質具
而未離曰渾淪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
故曰易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
變而為九九者究也九變復而為一一者形變
之始也清輕而騫者為天濁重而墜者為地冲
粹而生者為人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會精
萬物化生而庶彙繁矣此予之所以著夫三皇
也王充曰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
之聲色也鳥獸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繇
此而知來千世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事可
知者聖賢所共知也不可知者雖聖人不能知
也

中三皇紀

天皇氏

天地成位君臣道生粵有天皇是曰天靈首出庶
物君有五期寔司元化歲紀攝提

地皇氏

天皇氏逸地皇氏作出於雄耳龍門之岳得道之
秉立乎中央神與化游唯庸有光

伯陽父曰泰古二皇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與
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帶而輪轉無廢
水流不止而與萬物相終始然不曰三皇者豈
非泰皇之世人道大備非復二皇之代故退首
乎十紀而不遂與二靈參耶

九頭紀

泰皇氏

地皇氏逸于有人皇相厥山川形成勢集才為九
州謂之九圍別居一方因是區理是以後世謂居
方氏

有天地則有萬物有萬物則有男女有男女則
有夫婦有夫婦則有父子有君臣道也昔者太
極泮而渾敦氏職焉渾敦氏逸而有初三皇君
三皇謝而二靈作二靈後乃有十紀其六在鉅
靈氏之前百七十有八姓其四在鉅靈氏之後
一三紀五十二姓而疏佗之紀自黃帝始其歲之

遠近置而勿論可也

司馬貞曰九紀之間豈惟數千百載三二十皇而已哉而莊周之說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甫者蓋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整堦者千八百餘所然則宇宙之端握符登紀為萬物之主者可勝記邗予讀易大傳而知天地之有初嘗于僻邑荒村悅見大古之俗顧豈俟身親而後信哉昔者成湯之問夏棘曰古初有物乎夏棘曰古初無物今烏得物使後之人而謂今之無物可乎周求亦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曰然則昔吾昭然而今眴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眴然又且為不神者求也兩間之物彼亦一無窮此亦一無窮豈以不接而遽幾斷之哉茲固存而不論

循蜚紀

鉅靈氏

鉅靈氏之在天下也握大象持化權乘太極而蹠灑淑立乎無間行乎無窮揣九變化而與物相弊

丹壺書云皇次四世蜀山倏倪六世渾敦七世
秉戶十七世皇覃七世啓統三世吉夷四世九
渠一世禘韋四世大巢二世遂皇四世庸成八
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為因提之紀倉頡一世栢
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五世麗連
十一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崑天四世宗盧五
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
康二世無限六世凡八十有八世是為禪通之
紀可謂備矣而又有鉅靈氏句疆氏自句疆而

下次譙明氏次涿光氏以次至次民氏如下所
叙總曰循蜚紀有號而無世自是而上亦惟有
九皇氏地皇氏天皇氏又上而乃有盤古氏基
之渾沌之說其言渾沌之初所謂上無復色下
無復淵為說甚繁非足貽訓故誦焉

鉅靈之號此世所聞焉者也遁甲開山圖云鉅
靈與元氣齊生惟始氣之先者又曰鉅靈胡者
偏得神元之道造山川出江河神化之宜豈非
鵝冠子之所謂尸氣皇者邪

恭逢氏

和山者寔為河之九都吉神恭逢司之於黃山之陽出入有光恭逢氏之神也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昔者宰我請問鬼神之名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故無鬼神則鬼神之名不立矣奈何季路之問事鬼則曰未能事人既問死則曰未知生說者往往以生死鬼神為性命道德外事有不可以致詰而子路未可與言故夫

子不與之言夫若是則夫子既不誠於人之子矣聖人之言未嘗不自盡也鬼神生死人事之大奚為而不語邪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知生則知死矣生死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事而鬼神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物余豈復外乎雖然神者天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與天為徒孰不具此神哉惟生之後開閉之不謹而好惡之偏適從而蔽之也古之聖人惟其然也是故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閉人之實而不閉天

之實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生者陽明勝
陽明勝故識性用賊生者陰濁盛陰濁盛故物
欲行識性用則歸于神物欲行則歸于鬼歸于
神者與天為徒歸于鬼者與物為徒亦天地之
理也

冉相氏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
時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真人

中之為道帝王之心即治天下之正道而聖人
所以示入德之大方也自成世以來未有不本
是以為政而能馴致於太治者蓋中也者極之
則世人之日月質的也衆見之所宗萬手之所
會理之至義之盡配天地而不可以復進是故
道得之而為太一天得之而為天一帝得之而
為帝一帝一者立乎環中渾兮如有容泊兮如
未始出其宗而茫兮無所終窮自伏羲氏以之
傳炎帝氏以之傳黃帝氏以之傳堯帝氏以之
傳舜帝氏以之傳禹無異語也降及湯文伊

尹周公而中之所以為變者盡矣春秋之世惟
皇不極而厥廢民亦失其所以保極之道以故
上慢下暴王室如燬數百千年而不之復則極
之不建其禍正如此也嗟乎臯謨箕範中極之
說備矣此家所有也大易之書明言中者五十
有五所不言者否剝屯頤咸革賁遯明夷九卦
而已內之中六十有四外之中亦六十有四得
其中動罔不吉失其中動罔不凶是故否剝之
五亦獲其吉而復泰之三不免乎凶惟其中之
不可失也

泰壹氏

泰壹氏是為皇人開圖挺紀執大同之制調大鴻
之氣正神明之位者是故九皇傳授以索其自
然之所生復自然之解與天地之所始昔者神農
嘗受事于泰壹小子而黃帝老子皆受要於泰壹
元君蓋范無形嘗無味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
者

予所叙古之帝王其世治壽考無以稽矣計其

年皆不乏三數百歲黃帝曰上古之真人壽蔽
天地蓋天真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又曰
中古之時有至人者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
于真人而已蓋乘間維而基七衡陵罔闔而隘
八落者也又曰後世有聖人者形體不蔽精神
不越亦可以齡逾數百雖有修縮之不齊亦時
與數當然余然未有不死者釋氏有所謂無常
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此言雖陋以台
觀之物莫不有數有數故雖天地莫能逃山亡

川竭郡陷谷遷沙漠遺舊海之蹤厓險著蟬羸
之甲晉殿破楹昆明劫灰則所謂地屢敗矣土
石自天星隕如雨或疫明逾晝或越裂崩地則
天有時而毀矣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
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而况於人乎
許玉斧言黃帝鑄鼎以疾崩葬橋山莊周言老
子之苑荼佚弔之三號而出而師曠亦謂周太
子面色赤不壽後三年而死孔子聞之曰惜哉
殺吾君也是老子初無青廬上陞之事黃帝初

無蒼龍高蹈之言而子晉初無綵鳳空騫之語
皆方士之徒設辭以愚弄其君而取寵亦自其
教之害烏且物壯不老是謂不道陰陽固有終
變倥佯千歲老彭七百亦必死而已矣而荒君
亂主方僕僕信事之以至於敗亂而終不悔豈
不衰哉

空桑氏

空桑氏以地紀空桑者充鹵也其地廣絕高陽氏
所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或云窮桑非也
窮桑在西小顛之居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
灌則陳留矣

空桑在東窮桑在西歸藏啓莖云空桑之蒼蒼
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為
晦明蓋指隅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
演孔圖云徵在游於大家之陂夢黑帝謂已汝
產必於空桑而于寶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
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故孔廟禮器碑云顏
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

槩而言之魯南山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為莘陝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春秋古史攷等俱言伊產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固非魯也

因提紀

蜀山氏

蜀之為國肇自人皇其始蠶叢拍濩魚鳧各數百歲號蜀山氏

予讀楊雄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夫蜀之為國富羨饒沃固自一天壤也西番東漢北秦南廣一障之隔自生民以來君君世世蜀不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五帝以來羈縻服外蜀固不為中國少而中國亦不為蜀不足也逮安王時蜀王貪恠求欲無厭故秦惠得以圖之飾妖嬈之女劉怪誕之牛以誘其衷而後褒斜之路棧矣以故秦人得蜀之貲而遂併天下自是蜀山不閉莫有其有至于今為中州則貪求之所致也

予既讀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既讀
陳子昂之疏而又幸蜀之不通於吐蕃也夫吐
蕃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也方其挈唐之兵
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十載矣未嘗亡一
旅也以薛仁貴郭待封彪武之將握十萬之衆
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廊廟
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上竟不能俘一醜
而關隴為虛可謂彊矣然其垂羨全蜀之珍如
是之久而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絕而障塞

之不通也胡為議者欲以梁鳳巴嶼之兵開蜀
道繇雅州以討生羗而齮吐蕃夫羗人固未易
討而昔者東漢之所繇喪敗者也嗚呼其亦幸
而不成歟萬一生羗可破而蜀道遂開則蜀之
瑤庫自此轉而西矣使我而得吐蕃其財固不
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穡也而徒戮無辜之
民竭有常之帑以徇之爾其或得之而得以穡
亦何異於釋近熟而創遠業乎又何異於舍已
之田而芸人之田者也况已之田舍矣而它人

之田未及芸耶

予嘗言之溟渤漲洋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
惡溪沸海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度
之設乎西瀚沙海子之設乎北此天地之所以
遮西而制北也激障霧於東維界黑水於南極
泄流沙於西陲決弱水於北域此天地之所以
界四維也八荒之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窮
何止古之聖人一視同仁為吾臣與為狄人臣
奚以異是故人得其君則已矣

慮亂者穿其願志遠者刺其目黃帝堯舜非不
能服遠也而所守者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
周公亦不過曰詰爾戎兵陟禹之迹而已夫禹
聲教暨于四海而其制中國若是截也伊尹四
方之令徇國防胡亦不過三十有六國來者不
可距往者不爾追又曷嘗勞吾氓宣吾府而奉
之哉

渾沌氏

渾沌氏是為渾敦後有渾氏沌氏屯氏若至於所

謂盤古氏異矣

渾沌氏之治於今果何如耶老僊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懷其德當是之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息蜚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蓋執中涵和除日無歲無內而無外者此渾沌氏之治也至其衰也鳥獸虫蛇皆為人害是故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故常不必循器械不必因後世因時而有變

易亦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矣七十九代之君其為法不同而俱王于天下繇此道也食也息也何久近之殊哉嗟乎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緜入之者十九猶之悵然况見見聞聞者乎夫有盛必有衰而衰者必復有冬必有夏而冬者必開此天地之化氣也今也覲古之人被畫冠服而企止者質厚魁偉重視深息氣象固已殊矣况三代之時乎三代之世聖賢自多而况出於其上者乎然則君子何獨於

渾沌氏疑之哉彼將憮告賜之言者吾不憮也
皇覃氏
皇覃氏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無假是故
死生同兆而不可相陵

至政之謂時至變之謂世時政再而僊世變三
而復三變則百年矣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
以勝殘去殺矣勝殘去殺宜若小然今也善人
為之猶有待於百年何邪世變之道然也男子
生三十壯有立於是始室父子相及是故古者

三十年而成世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一世
則變矣天時人事皆一更矣變極亂而為極治
無生而為無殺至殘而為至安豈一朝一夕哉
殘之勝殺之去故必三變而後復也五帝無殺
者也三王無殘者也而五伯則無生也無安也
伯一變而王王一變而帝帝則皇皇則道矣繇
無安而至於無殘無生而至於無殺必有漸也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風移世革宜必
百年而後可也今夫五月旱燠人知為暑也而

陰實生之十月冰霰人知為寒也而陽實始之
治亂之變亦陰陽與寒暑也寒暑之期三月而
移治亂之勢百年而復善歲之家知寒暑之必
至故在暑而裘成在寒而絺成是以終身無寒
暑之憂善世之君知治亂之不常故在安而圖
危在治而圖亂是以畢世無阡危之患居今之
世不變令之道雖與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矣
几遽氏

几遽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徇耳目內通而
外乎心知天下之人鷄居鵝飲而不求不譽晝則
旅行夜乃類處及其死也橐舁風化而已令之曰
知生之民

天下莫難於無事莫險於有為然為治者多幸
有為之成而鮮知無事之為貴夫以一體誅之
藥石具而無所用之曰安至於天下雖有聖智
無所作之謂平及夫廈萬金之方著千人之能
亦已幾矣故善攝生者無已急之功而善治世
者無致平之効彼几遽氏之治蓋以無事治者

也是以後世罕儷焉

侏韋氏

昔莊周論道之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而首言侏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此所謂神帝也傳者謂是文字之前帝者之號得道以馭群品提挈兩儀者也仲尼曰侏韋氏之囿黃帝氏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曰囿曰圃曰宮曰室適世薄也是則黃帝氏之前矣而或者疑即商之豕韋夫所謂挈天地者豈區區伯馮之雄所能克哉

有巢氏

大古之民穴居而野處搏生而咀華與物相友人無妒物之心而物亦無傷人之意逮乎後世人氓機智而物始為敵爪牙角毒槩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棲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有巢氏是時民稔血食而有爭心有剝林木而戰者矣自剝林木而來何日而無戰大昊之難七十戰

而後濟黃帝之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
四十八戰而後濟昆吾之難五十戰而後濟牧
野之師血流漂杵齊宋之戰龍門溺驂延于春
秋以抵秦漢兵益以熾戰益以多而儒者之談
必曰去兵謂仁義之君無事於兵而自治嗚呼
是欲禍天下於兵戈者也夫國無大非兵必亡
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是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
無有偃兵昔者魏武侯欲為義而偃兵徐無鬼
以為不可曰為義偃兵是造兵之始也君自此
為之則治不成西夏非兵而廢祀於陶唐徐偃
非兵而殄世於曼楚晉諱戰而國棄於劉聰梁
諱戰而錄亡於侯景一夫作難萬眾潰弊天下
無兵汜未見無禍者是可去耶

是故善去兵者不去兵道德仁義素著於躬禮
樂教化日漸於民其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業者
固自有定然一罅之或闕則固將有乘之者出
此卒伍之法蒐閱之時擊刺之具侵伐之典所
以必脩明於閑暇之日謂之有政俎豆之中有

軍之容固非徒俎豆也干戚之內有兵之備固
非徒干戚也有軍之容是故萊人不得以兵劫
有兵之備是故苗民不敢以勢抗今顧曰舜孔
未學豈書生所知哉

遂人氏

不周之巔有宜城焉南垂有木鳥啄其枝則奔然
火出聖人感之於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鑕燧
別五木以改火人滋反醇情欲蠢動好嗜外迫則
冒禮而忘形以賤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取女子
二十而歸以息其民

遂人之言久矣不得而聞矣今者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已矣聖人之道
造端乎夫婦夫婦正而天下定是故遂人之制
男女必致其詳紆觀乎此然後知後世婚娶之
道生也夫元氣之所孕始於子立於巳子者字
之始而已者包之始也自子推之男左行三十
而立於巳女右去積二十而合之巳正陽也陰
實從焉是故聖人因是而制禮三天兩地自然

之數然也自己而推之男十月毓於寅女十月
毓於申申為三陰寅為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
於甲月生於庚日月西東夫婦之象也甲統於
寅庚統於申是故陰陽之合必以正將以順性
命之理爾

庸成氏

庸成者垣庸城郭也羣玉之山平阿無隘四徹中
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冊府所在庸成
是立故號曰庸成氏云

禪通紀

史皇氏

倉帝史皇氏名頡寔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
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
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叙文字

嗚呼圖出河書出洛天地之所以畀聖人也而
其末流禍天下亦深矣三代而上用而不恃文
字之所用墳典鼎彝之外亡施焉三代而下有
說命有政典然後文字亡所不用既著文字而

六經託六經之託聖人之不得已也降至後世
句連苦窳牢茹佔畢而後淫辭詖說始蔓羨霄
塊間矣竒它之目如秋荼而民已所措手足章
句之學如凝脂而士不知所稅駕文者侮俗而
姦者舞文至於讀易卜姦誦詩掘塚已所不至
人皆郵之而不知所郵者彼市祆疫哭謂鬼已
知吾得信諸

栢皇氏

栢皇氏姓栢名芝是為皇相出搏日之陽駕六龍

以木紀德

學者皆言五運尚矣自伏羲以來以斗精受命
者七神得間氣而生者又二十有八所謂三十
伍際者也而終始之傳乃謂大庭栢皇悉有所
紀何邪天地之大者在陰陽而五行為之紀同
符合證各象其類興亡之錄以次相代豈偶然
哉是以皇天眷命必先幾見于下民聖王感運
而興必求合德以為之表昔者黃帝之世天先
見大螻大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

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兩金櫟陽禹曰金氣勝
金氣勝故其事用金然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
色尚黑下至湯代金刃先生於水湯曰金水勝
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水及夫武王火烏
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火氣勝然其衰在木火生
于木故其色尚赤其事則木類固相召箕麗而
風畢動而雨雲從龍風從虎其氣燄則有以取
之矣

中皇氏

中皇氏封禪之帝也

封禪有矣古者五載一巡狩而每姓一封禪封
禪帝王易姓告代之大典也一簞之饔鞠人之
養也受之於旅且猶有謝而况得天下乎然則
歷世而來開山命曆握河登紀者之所以攀嵩
緣岱而對越乎清極豈苟然耶固所以告成功
也是故皇非創業則巡告而不展三代八十四
王歷年千九百三十其行之者禹湯成王而已
它君曾未之行武宗中宗宣王亦未之行豈惟

懲國度戒誣瀆哉繼世成守顧無得而謝也一
自夷吾設祥瑞之說拒齊君諸儒為必俟泰平
之言難秦帝而後中材之主誤其美稱不原其
本苟存華觀至一代而數封中間妄引曷輝假
稱莫楚隲肅然除蒿里以誣瀆乎清寧者武接
于中馗矣孽臣豔后穢延蒿岱先王之禮意果
安在邪咄哉末世之君不知夫禮而必欲行封
拘儒僻士不知夫禮而必曰勿封奚必爾邪創
業之辟苟當平世講禮議費行其所謂代一之
舉則嗣君無事於襲為矣

大庭氏

大庭氏之膺錄也適有嘉瑞三辰增輝五鳳異色
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

天人之相與特一指也日月星辰之麗風雨明
晦之變即吾心之妙用而飢食渴飲利用出入
即天地之機踵也拱生之穀同穎之禾雉昂之
雉退風之鷄果何與於丘紇而孛食星隕霖霽
水冰山崩地震蜚蜾麋蜮春秋悉與人事雜而

識之是誠何意耶豈非四靈三瑞五害十輝靡
不萌於念慮之初天道若遠而念慮之至則象
類之見有不得而遮乎君高其臺天火為災多
其下陳淫水殺人賤人貴物豺虎橫出孽孽專
政穀果不實臙致螳臭引蝶亘古猶是故治世
不能必天之無災而能使災之不至於害聖人
不能使天之無異而能使異之不至於災雷電
大風拔木發屋而歲以大熟日食震電川灑冢
崩而周以東播惟戒之不戒爾惡戲孰能翊翊
小心夙夜警戒如楚莊者而從之乎若昔楚莊
之泣域也見天之不見祆地之不出孽則禱於
山川之神曰天地或者其忘不穀乎若楚莊者
可謂上畏天戒謹于厥躬者矣是以雖夷君而
主盟諸夏方域大治子孫長久此其效焉行之
非難人何傷而自絕哉

栗陸氏

栗陸氏是為栗睦悞諫自用於是乎民始攜東里
子者賢臣也諫不行而驛之栗陸氏殺之天下叛

之

陳靈公不君洩冶諫而死而傳稱孔子援詩以罪之予以為非夫子之志也夫春秋書曰陳殺其大夫洩冶蓋以章靈公之惡悼冶之賢而死不以罪也迷於傳者乃以為夫子罪其直言於淫亂之朝而以累上書之失之遠矣竊嘗言之春秋之書可以義推而不可以例解也聖人之予奪若權衡然一參一累自有輕重權隨之而移爾惡可膠權而求其分兩之當哉夫冶致諫

其君而二子請殺之靈公不禁是不曰君殺之乎予以是知聖人婉筆書之深見其惜之之尤也而辨者執左氏之說而求之春秋至有夫子懷寵不去亂朝之語是膠權而求分兩者之見也是後世不忠于君謀一己之利而不顧民社存亡者之言也至于後世有曰良史而左繆聖人之意以誣墓鬼者予以班固見之矣京房以忠憤死則以為不度淺深危言譏刺晁錯以忠謀死則以為知小謀大禍發如機至於翟義倡

義討賊則又以為不量力以隕其宗是則伏節
死義皆固之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其若必如
無口匏立仗馬不鳴鴈然後為明哲歟王鳳以
戚里擅政王章力爭以死漢忠也而曰不量輕
重以陷刑獄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王莽以
死死忠也乃曰區區以一篲障江河用沒其身
夫為大臣而量輕重以進者全軀擇利之徒也
嘉武身乎將相可以區區自處哉故非聖人而
率肆詆短鮮有不害名教者昔范曄謂固下死
節否正直不叙殺身成仁而予且不得以固為

良史

軒轅氏

軒轅氏作於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風之蓬不
已者於是作制乘車相輪璞較橫木為軒直木為
轅以尊太上故號曰軒轅氏

軒轅氏古封禪之帝也在黃帝氏之前承學之
士乃皆以為即黃帝氏失厥所謂莫此甚焉昔
蒙莊氏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乃有赫胥而尊

盧祝融次之又後乃有伏羲神農黃帝其明著
若是訊諸幣款有黃帝金而又有軒轅金封禪
文識有軒轅氏而又有黃帝氏則軒轅自為古
帝信矣後世惟見史遷紀黃帝名軒轅更弗復
攷於古失之

赫蘇氏

赫蘇氏是為赫胥出入一恟恍如遺光曜赫奕
而降名有不居即以胥而自况九洛泰定爰脫灑
於潛山

位祿名壽四者人之所大欲也貴為天子富有
四海則既有其位又有其祿矣其不足者名而
所無者壽爾且名之所難及者遠而壽之所不
能致者僊也於是事四夷將服遠以夸名而治
愈卑禮方士將求僊以幾壽而身愈乏盡心力
而求之而名與壽愈不可得也雖然服遠難也
猶人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僊者則尤人之不能
致者也彼以為致人之所能致未足為至必於
人之所不能致者致之然後足夸也是以中材

之主好名之心常急於欲壽而求僊之志尤重
於服遠也嗟夫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
之難惟精惟一此白晝蜚昇法也義以是傳之
炎炎以是傳之黃堯傳舜舜傳禹小顛顛頊高
宗文王夔龍益稷周召箕盤與孔子之所共得
也穆王之倫不知出此而乃區區外馳以求之
是之燕而南轅兩駢愈疾自謂即至而不知其
日遠也善乎周隱遙之告隋文曰帝王脩道速
於人臣一言之善萬域蒙福臣之所學非萬乘
所脩而劉知古亦謂明皇人主長生與庶人異
欲得長生當先道化人和氣洽則僊自致矣若
為庶人之事臣所未悉二子之言可謂知所本
者代之人能因是而求夫所謂精一者則自得
之矣又何必散精神苦筋骨而與死禍鄰哉

葛天氏

葛天者權天也爰擬旋窮作權象故以葛天為號
其為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
名之其及樂也八士捉拏投足摻尾叩角亂之而

小史補編 卷之一
歌八終塊柎瓦缶武棗從之是謂廣樂

樂者治之章而禮者治之文也文生而章出禮先而樂後不可易也八士八終節未嘗無也節未嘗無則禮未嘗廢也而世之人蔑禮節隳形體滂洩以為行疇怨以為賢託音乎聚僂之傍而羅嘖乎父師之側曰吾為達也吾聞無懷葛天不如是之蕩無度也彼阮籍韋高王澄胡毋輔之之徒復何為邪譏山甫姍文王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莊周不如是也而况無懷之與葛天氏乎

祝誦氏

祝誦氏一曰祝龢是為祝融氏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洽龢萬物咸若於是聽弇州之鳴鳥以為樂歌作樂屬續以通倫類諧神明而龢人聲是以耳目聰明血氣龢平而壽命長移風易俗天下大治而歌樂為之節文也

為治而至於樂然後可以為備矣樂者治之至也夫人之生天地同體莫不有神明之性一逐

於物則浸淫畔肆滑喪其天不能反其性命之
翔何哉有血氣心知之性而哀樂喜怒之無常
五綦六鑿壞之於外無以為之節也是以先王
因其性之所自有索其天和而作為之節以樂
其所自生而反其翔樂者人之節而性之所自
有者也其感人也深其化人也著金石絲竹無
自鳴之聲也羽旄干戚無自動之容也藏之於
無出之於虛必有所緣者矣聲嗟氣嘆此天籟
之自鳴者也手舞足蹈此天機之自動者也具
之於心作之於氣必有所寓者矣是故聖人南
面而治天下本之於心作樂以應天深入教化
於民循數以召之因器以迎之而樂之倫合德
矣隨之以節義達之以事業起居視聽事親從
兄凡所以行而樂之者一不外是夫然故至龢
日以積而乖爭之念消至順日以積而拂戾之
氣泯五官七體畢順其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長幼朋友莫不相龢而不相倍故中聲發越
而塞于天地之間郊為而天神格廟為而人鬼

享凡以出乎素有之酥中聲自至而然也

吳英氏

伐木者衣薪之世也

上世親死則內之溝它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
蛄蝮之心與日會而泚達于顙於是反纍裡而
掩之掩之誠也非為儉非為奢也掩之矣而土
親膚也於是厚衣之薪而棺槨興焉蓋孝子仁
人之掩其親苟可以致其誠者亡不至也喪三
日而殓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塋凡附

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而已矣古者棺
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天子七種諸侯五
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非直為觀美也而墨子曰
堯舜之喪衣衾三領窆木之棺葛以緘之夏禹
之喪桐棺三寸遽蔭以斂餘壤為垆土可謂儉
乎堯舜禹不如是也且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
儉其親墨之之治喪也以泊為其道也惡足為
儉人之言曰天子無老夫食則太牢而加珍服
則五采而飾玉坐設章容黼扆而諸侯孤卿奔

走乎堂下乘大路以養安載臯止以養鼻錯衡以養目和鸞以養耳三公奉軛諸伯持輪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扶老養衰詎有善於此者彼桀紂之奢而亡也則戒奢有禮存焉今也覽四海之賦受九垓之經入而茅茨土階信不然矣不惟陋于厥躬而又傍無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祭而曰吾以為儉也不亦鄙野乎

朱襄氏

朱襄氏立於是多風群陰闕遏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逢春而黃落盛夏而瘡痍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

樂者陰陽之和也聖人者協陰陽之聲制其器以宣其和而已琴瑟者樂之本和者也琴統陽瑟統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是故登歌惟王備琴瑟諸侯則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別於王也瑟惟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瑟而羣陰來琴惟陽也故虞氏鼓五絃之琴而南風至陰陽之應各從其類是以伯牙鼓琴而馬

仰秣瓠巴鼓瑟而魚出聽魚水物而馬火物以類應也

無懷氏

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過而不悔當而不愉當世之人甘其食樂其俗安其居而重其生意恙不見於色堅白不形於心而漸毒不萌於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令之曰無懷氏之民世用太平鳳凰降龜龍閣風雨節而寒暑時於是陞中泰山以宗天禪

云云以禮地仇石昭示而天下益趣於文矣

孰謂王通之不知禮乎通之言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封禪之禮豈其非古哉其所以非古者費也封禪帝王之盛禮也歷五帝三王而不能去之非不去之也我愛其禮也昔孔子之論述六藝傳也略言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昭姓攷瑞者七十有餘君矣而俎豆之禮不章益難言之太史公亦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常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

用事者矣未有符瑞見而不陞中于泰山者也
故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商受在位文王受命
政不及于泰山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
爰周德之洽者惟成王成王之封禪蓋近之矣
禋柴之禮存于大宗伯告祭柴望播于時邁之
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則成王褒神之對見矣
惡得謂之非古邪且屈說者尚何稱于後而云
七十二君哉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圻此封禪
之禮也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此封禪之事也
謂之無經見邪昔舜類于上帝而又初載之符
柴燔岱宗封禪之禮莫此為盛矣謂始皇孝武
之侈邪彼以侈心用之非封禪之非也

拾遺記

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筭術河洛讖緯及遠
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為
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
守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及
鄭康成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羸糧而至

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

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嶮岨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削荆為筆剋木汁為墨疲則映星望月暗則縷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死若生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祕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

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為經苑曹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為曾家財巨億事親盡禮日用三牲之養一味不虧於是不先親而不食新味也為客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而歸不畜雞犬言喧囂驚動於親是時大旱井池皆竭毋思甘清之水曾跪而操鉞則甘泉自湧清美於常學徒有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輸於王府諸弟子於門

外立祠謂曰曹師祠及世亂家家焚盧曾慮先文
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為書倉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
着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
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因
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
以紀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
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
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畧授子焉至向子歆
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為

賈逵年五歲明睿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無嗣而
歸居焉亦以貞明見稱聞隣中讀書旦夕抱逵隔
籬而聽之逵靜聽不言姊以為喜至年十歲乃暗
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汝
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昔
姊抱逵於籬間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一乃剝庭
中桑皮以為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暮年經文
通遍閭里每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不

遠萬里襁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授經文贈獻者
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
謂舌耕也

西京記

漢劉歆撰

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成子少嘗有人過已授
以文石大如鸞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為天下通
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充宗又為碩學
也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
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聞雞蹴
踴以此為權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
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
冠子弟故也高祖少嘗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
亦還立焉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
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
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
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楊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為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

見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滅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
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
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
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
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
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
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賦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
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
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
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
大學衡能說詩皆人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
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皆人畏服之如是聞者
皆解頤權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
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畱聽更理前
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返

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余少嘗聞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為輕薄世人皆以為然章後為王莽所殺人無有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昔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昔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號為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皆挾風

霜揚子雲以為一出入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為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昔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昔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達稱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為項羽本紀以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近代之偉才

河間王德築文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

會稽人顧翽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嘗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羸儲家亦近太湖湖中後自生雕胡無復餘草蟲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舍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

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疲滋生遂至十月

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
移無有差慝運動抑陽更相動薄則薰蒿啟蒸而
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
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
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
若圓攢聚相合其体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
合速故雨大而踈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
月則雨凝於上体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
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

雪是也電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
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聞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
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
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
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
霜露則結味而成耳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
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
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
為禘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

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陰陽之時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蕎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蕎麥始生由陽升也其著者蓍蕪死於盛夏

歟冬華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燭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故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故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則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故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故曰

然則未至二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
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敬曰
災沴之氣其常存邪曰無也皆生耳猶乎人四支
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敬遷
延負牆俛揖而退

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為
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
續孔氏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
死子遷以世官復為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
計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
法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
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
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為令
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復用其子孫

世說新語

劉義慶撰

德行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
之志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省之

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解陳曰武王式商容之
問席不暇煨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
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箸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
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箸鄰前予
時太史奏真人東行

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
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
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
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
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
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
方難為弟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
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
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
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

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
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竝獲
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閭室之內嚴若朝典陳元方兄
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烏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
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
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
吾友也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
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
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
相棄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
恒使守之時風雨急至祥抱樹而泣祥嘗在別牀
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
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也子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

否人物

梁王彤趙王倫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楷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多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烏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二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多人也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為吳興郡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荅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臧五十匹復不受如是

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而受之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鰯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人以為純孝之報

孔僕射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為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為真孝子

文學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叙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

為解義妙折竒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
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
為人薄行有雋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已
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
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
二莊其義一也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
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
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
為作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

樂令善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
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已所以為讓
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
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崇期云卿試擲地要作
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
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方正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荅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踈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和嶠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後公車未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乃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

嵇紹為侍中詣問咨事問設宴會召葛旛董艾等共論時宜旛等白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却不受問曰今日共為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

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罷私服
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
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
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旁人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
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
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
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求免吾
懼董狐將執簡而進

梅頤常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
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
得錄陶公何為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頤見
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真鄰明日豈可復屈
耶

雅量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

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
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
牀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
少因嫁女與焉

宣武桓與簡文太宰

武陵王晞

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

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
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風起浪
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
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
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
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
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
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
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識鑒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塲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群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後諸王驕汰輕邁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闡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闡與道合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竒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耶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

為見機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之鑒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諒必能立勲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賞譽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榦國之器正色忠蹇則陳仲舉之匹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

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叅軍雅相知
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
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
旨王叅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
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

品藻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

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
餘策覽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
言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荅曰端委廟堂使百
官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規箴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涕流諫帝許
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

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

豪爽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自新

周處年少時兇強挾氣為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

蛟山中有遭跡

一作白額

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

為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

除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

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

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

有自改意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

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

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

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

孝子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

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

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
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
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
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棲逸

孔車騎愉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
宦時嘗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石山百
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翟湯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

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
後周詣翟翟不與語

賢媛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姝竒醜交禮竟允無復入
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荅
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
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
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
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

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
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
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
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
順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
都無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
何負吾耶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亦有俊才女德鍾郝為
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
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
禮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坵鯪餉母母封鯪付使反
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
憂也

術解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
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

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
荀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
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
治鍾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服阮神識

歷代小史摘編

兩歧散人朱東光督編

潮陽學訓導唐世延校梓

隋唐嘉話

劉餗撰

隋高頴僕射每以盤盛粉置於臥側思得一公事輒
書其上至明則錄以入朝行之

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為肉譜虞秘書
世南曰昔任彥昇善談經籍時稱為五經筭宜改
倉曹為人物志

衛公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位
宦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去出廟
門百許步聞後有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不見人
後竟至端揆隋大業中衛公上書言高祖終不為
人臣請速除之及京師平靖與滑儀衛文昇等俱
收衛滑既死太宗慮囚見靖與語固請於高祖而
免之始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靖巴漢擒蕭銑蕩
一楊越師不留行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
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衛公問策時發諸州
軍未到長安居人勝兵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
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賂以求
和潛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於是據險
邀之虜棄老弱而遁獲馬數萬匹玉帛無遺焉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常多疾病每謂人曰我少長
戎馬經三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
病乎 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將鎗踰越常制初
從太宗圍王充於洛陽馳馬頓之城下而去城中
數十人共拔不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迄今

國家每大陳設必列於殿庭以旌異之

太宗將致櫻桃於鄴公稱奉則以尊言賜又以卑乃問之虞監曰昔梁帝遺齊巴陵王稱餉遂從之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

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太宗聞虞監亡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虞公之為秘書於省後堂集群書中事可為文用者號為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而書盛

行於代

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曆成奏太陽合日蝕當既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蝕卿將何以自處曰有如不蝕則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日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對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蝕矣如言而蝕不差毫髮

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者法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勅州求之如其言得

之

李太史與張文收率更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
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為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
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張賓客文瓘之為大理獲罪者皆曰張卿所罰不為
枉也

宋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
郎乃下芳洲令貢州判司報云坊州不出杜若應
由謝朓詩誤太宗聞之大笑判司改雍州司法度

支郎免官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死生人 太宗令於飛
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
太宗卿傳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犯正若使
呪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
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為所擊者便不復蘇貞觀中
有婆羅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馬奔
湊其處如市時傳奕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是非
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唯零羊角破之

汝可往試之烏胡僧絨滕甚固求良久乃得見出
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玉皆用云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
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
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
之而止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僕
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况臨御
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楊汴州德幹 高宗朝為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
鷄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鷄頭
宦者涕泣袒背以示於帝帝曰你情知此漢律何
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理論獄誣徐黨送
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為人所告有
功訊之在寬或曰彼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
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
以私害公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當時雖王主皆下之蘇良嗣
僕射遇諸朝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使左右
牽拽搭面數十武后知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
衙宰相往來勿犯他

武后遊龍門命群官賦詩先成者賞錦袍左史東方
虬既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
莫不稱善乃就奪袍衣之

狄內史仁傑始為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楚王項羽
吳王夫差越王勾踐吳夫槩王春申君趙佗馬援
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於人悉除之唯夏
禹吳太伯季札伍胥四廟存焉

郭尚書元振始為柳州射洪令徵求無厭至掠部人
賣為奴婢者甚衆武后聞之使籍其家唯有書數
百卷後令聞資財所在知皆以濟人於是竒而免
之後為涼州都督路不拾遺藩國聞其風多請朝
獻自國家善為涼州者郭居其最

唐語林

德行

肅宗為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太子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污漫又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啖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天寶中有一書生旅次宋州時李汧公勉年少貧苦與此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絕語公曰某家住洪州將之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遺公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足下為我畢死事餘金奉之李公許為辦事及禮畢置金於墓中而同葬焉後數年公尉開封書生兄弟齎洪州牒來而累路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為主喪事專詣開封請金之所在公請假至墓所出金以付焉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為辯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廣坐被人酗罵席上愕然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必與言

兵部李約負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
因邀相見以二女托之皆絕色也又與一珠約悉
唯唯及商胡死財寶巨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
二女求配始殮商胡約自以疲光哈之人莫知也
後死胡有親屬耒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疲
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孫侍郎穀在翰林父為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穀因春
時遊宴歡忽念溫清進狀乞省覲其詞曰陟彼岵
兮孰不瞻父方寸亂矣何以事君自內庭徑出時

皆稱之至華陰拜河南尹

大中年丞郎宴集蔣公伸在座忽酌一盃言曰座上
有孝於家忠於國名重於時者飲此爵衆無敢舉
李孝公景讓起引飲之蔣以為然

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世長以漢南
歸順高祖責其後服世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
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歛手豈有獵鹿之後
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

政事

顏魯公真卿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兵馬使時五
原大旱民有寃獄決之乃兩郡人呼為御史雨

開成中李石作相兼度支一日早朝中箭遂出鎮江
陵自此詔宰相坐擔子出入令金吾以三千人宿
直李衛公復相判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國容居無
事之時何勞武備所送並停

高尚書少逸為陝州觀察使有中使於硤石驛怒餅
餌黑鞭驛吏見血少逸封餅以進中使亦自言上
怒曰高少逸已奏來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也遂

謫配恭陵復令過陝赴洛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為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
既誅徵為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
彈之玄宗不納俄校獵於渭濱密令會于行所玄
宗謂曰卿頗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
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兔為樂猶不知書張璟謂臣
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邇來折節讀書以至
將相臣少為獵師老而猶能玄宗大悅與之偕為
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歡甚樂則割鮮開

則咨以政事倭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以言之。玄宗心益開聽之。疊疊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罷冗職脩舊章。內外有叙。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梨園弟子有胡雛善吹笛。尤承恩。嘗犯洛陽令崔隱甫已而走禁中。玄宗非時託以他事召隱甫對。胡雛在側揖曰。就卿乞得此否。隱甫奏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而出。玄宗遽曰。朕與卿戲。遂令曳出。絛至門外杖殺之。俄而復勅釋放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疋。

劉忠州晏通百貨之利。自言如見地上錢流。每入朝乘馬則為鞭筭。嘗言居取安便。不務華屋。食取飽適。不務多品。馬取穩健。不務毛色。

王悅為盤屋鎮將。清苦。肅下有軍士犯禁杖而枷之。約曰。百日乃脫。未及百日而脫者死。又曰。我死則脫。天子之命則脫。由是秋毫不犯。

文學

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以領詞藻之士榮陽鄭虔
久被貶謫是歲始還京師叅選除廣文館博士虔
茫然曰不知廣文曹司何在執政謂曰廣文館新
置總領文詞故以公名賢處之且令後代稱廣文
博士自鄭虔始不亦美乎遂拜職虔天寶初協律
採集異聞著書八十餘卷人有竊窺其藁草上書
告虔私脩國史虔遽焚之由是貶謫十餘年方從
調選授廣文館博士虔所焚書既無別本後更纂
錄率多遺忘猶成四十餘卷書未有名及為廣文
館博士詢于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請命名為會
粹取爾雅序會粹舊說也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
云書名會粹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即此
著作郎孔至撰百家類例第海內族姓以燕公張說
等為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垧燕公子
也觀至所撰謂弟垧曰多事漢天下族姓何閔汝
事而妄為升降垧與至善以兄言告之時工部侍
郎韋述諳練士族至書初成以呈韋公以為可行
也及聞垧言恐懼將追改之韋曰文士奮筆將為

小史稿編 卷之二
千載之法奈何以一言自動搖有死而已胡可改也遂不改

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臨薨欲還進使記室作表皆不愜命乃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珍藏先朝特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

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為農器賦首云皇帝之嗣位十三載寰海既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

王武子曾為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鷲形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瀕滂滉漾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確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為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漉推激迄今不動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為玄德効死况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

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東晉桓溫征蜀過
此布常山蛇陣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其中
則頭尾皆應常山者地名其蛇兩頭出於常山其
陣類其蛇之兩頭故名之也溫遂勒銘曰望古識
其真臨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陸法
和亦曾征蜀及上白帝城插標曰此下必掘得諸
葛鏃既掘之得箭鏃一斛又何哉或曰陸法和至
此時去諸葛亮猶近應有人向說故法和掘之耳
法和雖是異人未必知諸葛箭鏃在此也

諸葛亮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也曰取其甲生
啖一也葉舒者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
弃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
斲食六也比之蔬屬其利博哉三蜀之人今呼蔓
菁為諸葛菜江陵亦然

文宗皇帝曾製詩以示鄭覃覃奏曰且乞留聖慮於
萬機天下仰望文皇不悅覃出復示李宗閔歎服
不已一旬一拜懷而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耒
阿父子見之

文宗尚賢樂善罕比每宰臣學士論政必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多以文進上每視事後即閱群書至亂世之君則必扼腕嗟嘆讀堯舜禹湯事即灌手歛衽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為君試進士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試覽之終日忘倦嘗召學士於內庭論經較量文章官人已下侍茶湯飲饌

令狐絢自吳興除司勳郎中入禁林一夕寓直中使宣召行百步至便殿上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坐前賜坐問卿從江外來彼中昨庶安否廉察郡守理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賢佐邇來朝廷皆未覩其忠蓋絢降階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方為翰林學士所識者朕之誥命向來之言本不相及以玉杯酌酒賜絢有小案置御床上有書兩卷謂絢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觀書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禹謨復問曰卿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

小史補編 卷之十一
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卿試舉其要絢跪於御
前誦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
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
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又書云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為首
絢奏曰先臣每言金鏡可謂萬古格言自非聰明
之資無以探其壺奧上曰曩者知卿材器今日見
卿詞學碩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當時近臣恩
澤無比居歲餘遂遷宰相

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名之外更無別有訓義也左傳
行李之往來注行李使人也遂行結束謂之行李
而不悟是行使爾按舊文使字作岑傳寫之誤作
李焉

方正

狄梁公仁傑為度支負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仁傑
奉使脩供頓并州長史李玄冲以道出妬女祠俗
稱有盛衣服車馬過者必致雷風欲別開路仁傑
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

女敢害而欲避之玄冲遂止果無他變上聞之歎

曰可謂真丈夫也後為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撫使

楚風俗歲時尚淫祀祠廟凡一千七百餘所仁傑

並令焚之

有項羽廟吳人所憚仁傑先檄書責其喪失江東八千子弟而長受牲牢之薦

然後焚之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受直矣

買者求見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魚出水

處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為言元方曰不爾

欺之也

宋璟為廣州都督玄宗思之使內臣楊思勗馳驛往

追璟就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

殿中訴於玄宗上嗟嘆良久拜刑部尚書

張萬福以父祖力儒不達因焚書從軍遼東有功累

官至右散騎常侍致仕萬福為人慷慨嫉險佞雖

妻子未嘗敢輒干嘗徑造延英門賀諫官陽城雪

陸贄寃時人稱之仕宦七十年未嘗病一日雖不

識字為九郡皆有遺愛

李軒公勉罷嶺南節度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

投水中

識鑒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涼州新曲開元中列上獻之頌而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嘉臣有聞焉夫音者始之於宮散之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抵橐籥於宮商也宮雜而少商徵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下僭君卑則畏下臣僭則犯上蓋行之於音律播之於歌詠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亂之患莫不由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祿山之亂華夏鼎沸所以知寧王知音之妙也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故敝召與語大竒之謂君才識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與之客亦不讓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撲之裴公益以為竒其人乃張建封也

韓太保臯生曉音律嘗觀客彈琴為止息乃歎曰妙哉稽生之音也為是曲也其當魏晉之際乎止息

與廣陵散同出而異名也其音主商商為秋聲天
將肅殺草木搖落其歲之晏乎此所以知魏之季
慢也其商絃與宮同是臣奪其君之位乎此所以
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廣陵維揚之散者流亡之謂
也揚者武后之姓言揚后其父駿之傾覆晉祚者
也平難興終止息如此其音哀憤而噍殺操者蹙
而憐痛永嘉之亂其感此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
之知音且避晉禍託之神鬼史氏非知味者安得
不傳其謬歟

關立本善畫至荊州視張僧繇舊跡曰定虛得名可
明日又往曰由是近代佳手耳明日又往曰名下
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一日不能去

高公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刺史衙對郡
山頂有開元寺是夜黃昏僧衆禮佛其聲喧達命
軍候悉擒械之來晨笞背斥逐召將吏而謂之曰
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數
千亂我疆境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執兵號大
髡居此寺為寨凌脅州將果叶高公之言

賞譽

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况况覩姓名熟
視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陽原
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
賞曰道得箇語居即易也因為之延譽聲名遂振
李賀以歌詩謁韓愈愈時為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
因人呈卷解衣旋讀之首篇送鴈門太守行云黑
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東帶命迎之
品藻

玄宗西幸駕及古界靈武遮至房瑄新除丞相玄宗
於馬上看除目顧左右謂裴士淹曰亦不是賊賊
手士淹低語曰請陛下勿復言上色少愧

玄宗西幸常鬱鬱不悅多與裴士淹並馬語語及平
日之事時亦解顏上曰李林甫之材不多得士淹
曰誠如聖旨近實無儔上曰但以妬賢嫉能以此
至敗士淹曰陛下既知何故久任之豈唯身敗兼
亦誤國計今日之事林甫所啟也上愀然不樂
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才名不相遠或云楊氏

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皆異以此為優劣
穆氏兄弟四人贊賞質負時謂贊俗而有格為酪
質美而多味為酥負為醍醐賞為乳腐言最為凡
酒也

夙慧

玄宗在藩邸時每歲戲于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兔
意樂忘反與其徒十餘人饑倦休息于大樹下忽
有一書生殺鱸拔蒜為具甚備上顧而竒之及與
語磊落不凡問姓名王琚也自此每遊必過其舍
或語多合上意乃益親之及韋氏專制上憂甚密
言之琚曰亂則殺之又何慮焉上遂納其謀平國
內難累拜琚為中書侍郎預配饗

企羨

韓臯家自黃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
嘗輕授於他人之手歸則別置于臥內一榻以示
敬慎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嘗知貢舉三年門下所出
諸生相繼為公相號得人之盛

賢媛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未嘗入城
仁傑伏臘每脩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安否
適見表弟挾弧矢携雉兔來歸羞味進於堂上頷
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今為相表弟有
何欲願悉力從其意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
女主仁傑慙而去

松窻雜錄

玄宗幸東都偶因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
眺久之上遐顧悽然發歎數回謂一行曰吾甲子
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
及西行初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
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上因追
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太尉衛國公為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
者詣門請謁公命與坐乃曰某善按冥也公初未
之竒因請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
靜伺之生與公偕坐於西廡下頃之王生曰可驗

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王生一請歸竟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策一品薨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朝野僉載

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檢瑞應圖乃酋耳也不食生物有虎則殺之

柳州古桂陽郡也有曹泰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曾日中無影焉年七十方卒親見其孫子具說

道士曹體一即其從孫姪云的不虛故知邴吉驗影不虛也

卓異記

河東公張嘉貞子延賞賞子弘靖按漢書韋平繼嗣為丞相者若今之張氏三代無此

汾陽王郭子儀按子儀至德元年自朔方前節度使加庫部尚書同中書門下考二十四自古未有

按裴公進士及第宏詞登科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叶贊憲皇平蕩宿寇為盜憎入朝遇劫

不能傷遂拜相前後為小人害其才橫議以惑上者多矣故其詩曰灰心緣恐事霜鬢為論兵竟自為蔡州節度使至鄆城三帥兵不敢逗橈纔四十日擒吳元濟以獻明年平鄆州分青州兗州為三道用韓弘父子田弘正父子兩家同時為鎮皆掌強兵自古無之太和五年用拜司徒兼侍中其年又拜河陽後二年又拜留守洛陽又拜司徒中書令仍依舊居守一年又拜留守太原一年又拜入輔凡六拜為當廷以侍中中書令為正相艱難以來以寵用武臣如公文業發身戎功佐主削平巨寇致位上台以台德終始於大位者近古儒生無比也

燕公張說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張均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孫漾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按張公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奕世無比時號為佳美者耳

開元傳信錄

上幸蜀回車駕次劍門門左右巖壁峭絕上謂侍臣

曰劔門天險若此自古及今敗亡相繼豈非在德不在險耶因駐蹕題詩曰劔閣橫空峻鑿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障五丁開灌木縈旗轉僊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其詩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賈深勒于石壁今存焉

一行將卒留物一封命弟子進於上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上初不諭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歎異之

天寶遺事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為翰林學士中外榮之自古急賢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姚元崇初牧荊州三年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鐙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戀新牧具其事奏之褒詔美焉就賜白金一千兩姚元崇為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喜怒惟以忠孝為意四方之民皆畫元崇之真神事之求之有福

張九齡見朝之文武僚屬趨附楊國忠爭求富貴惟九齡未嘗及門楊甚銜之九齡常與識者議曰今時之朝彥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屍裂體棄骨於溝壑中禍不遠矣果然因祿山之亂附炎者皆罪累族滅不可勝數九齡之先見信夫神智博達也向火言附炎也

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即有猿一枚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

太素因目之為報時猿其性度有如此

張九齡常覽蘇頲頲文卷謂同僚曰蘇生之俊贍無敵真文陣之雄帥也

明皇帝謂侍臣曰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為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然也

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

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
號為醉聖

張九齡善談論每與賓客議論經旨滔滔不竭如下
坂走丸也時人服其俊辯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裳備負廊廟霜毫生領
雪刺滿頭求退歸耕養慵巖穴生樂堯世死荷聖
恩

李白于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
書字帝勅宮嬪十人侍於李白左右令各執牙筆
呵之遂取而書其詔其受聖眷如此

江行雜錄

廖瑩中錄

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州境方旱米價甚高公至首問
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
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難則可以賑救矣左右
聽之流語遍郡中富人競發所畜物價乃平人心
欣然

牛奇章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
以街子數輩潛隨護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

召臨別公以縱逸為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古者尚書令史防禁甚密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雖八座命亦不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鎖之韓愈為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任其出入則勢自輕不禁吏出入自文公始

梁太祖統回鎮日名温與崔相國連構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遽勅太祖改名全忠識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不可也上方悔焉勅命既行追之莫及後果篡大位

龍城錄

柳宗元撰

魏左相忠言謹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旦召賜食有醋芹三盃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盡太宗笑曰卿謂無所好今朕見之矣公拜謝曰君無為故魚所好臣執作從

小史補編 卷之二
事獨僻此收斂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
而三歎之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噴少年風姿磊落神僊人也拜
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業李氏公當名出一時
宥為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耳仲卿諾之
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
子建集分為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
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
尚由記其上一二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
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王宏濟南人太宗幼日同學因問為八體書太宗既
即極因訪宏而鄉人竟傳隱去是亦子陵之徒歟
余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帥少年於路次講明種莠
其言深耕耨種時耘時耔却牛馬之踐履去螟螣
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利蓋富有
年矣若夫堯湯之水旱霜雹之不時則在夫天也
余感此言將書諸紳贄於治民理生者無所施而

不可而又至言也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語言構怨連
結文書數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復稟上
當如何太宗曰付諸曹吏行頃聞於外有大臣將
自盡者乃復取文書背累一物疑石重上親裏百
重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復省此與光武焚交謗
數千章者何異

避暑漫抄

陸游撰

上西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
牽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復散於河北向時
之盛掃地而盡矣洎肅宗克復方散求於人間其
後歸於京師者十無一二初祿山至東都大設聲
樂揣幽燕戎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
當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鳥
獸尚知天命有所歸何況人乎於是左右引象耒
至則瞪目憤怒畧無拜舞者祿山大懷慚怒命置
於檻穽中以烈火爇之以刀槊俾壯士乘高投之
洞中胞臆血流數丈鷹人樂工見者無不掩泣

蕭瑀嘗因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
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
問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見隋室皇
后允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
罷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
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紙和之而意氣
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
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送賊祿山迷送天地戮
辱黎元羶臊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
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
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未
苦孤城日漸危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
塵起時將白羽揮裘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忠信
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
夜聞笛詩曰岩堯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
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若陣雲深旦夕高
樓上遙聞吹笛吟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
尤其所好如曰昔乘疋馬去今驅萬乘來詞氣壯
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
輦譙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
語與功烈真相副也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迹為僧一日遊方遇黃蘗
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
韻不接宣宗曰當為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
辭勞遠看初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
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
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海內遂不靖則
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識耶

杜夢瑣言

孫光憲撰

王文公凝清脩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
臥慮夢寐先靈也

唐咸通中荊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
鴻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束脩自
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幕僚多與之游常

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虫謂賣庄而食也第二變為蠹魚謂粥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虫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緒甚卑氣宇殊異人以從猶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諷諸幕僚請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巖為廣帥巖嗣之奄有嶺表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改名龔在位二紀而終次子

嗣即京兆知人之鑒非謬也

杜陽雜編

蘇鄂撰

代宗寬厚之德出於天然為兒時常為玄宗噐之每坐於玉案前熟視上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

憲宗皇帝寬仁大度不妄喜怒及便殿與宰臣言政事莫不嚴肅容貌是以進善黜惡俗泰刑清而天下風化矣或延英入閣未嘗不以生民哀樂為意或四方進歌舞妓樂上皆不納則謂左右曰六宮

之內嬪御已多一旬之中資費盈萬豈可以剝膚
槌髓強娛耳目為其儉德憂人皆此類也

集異記

薛用弱撰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
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
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
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
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
為對梁公指所衣紫絕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
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為不等矣梁公
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
辟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則天業已處
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
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袍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
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寧王方集賓客燕話之際鬻馬牙人趨神奴者請呈
二馬焉寧王即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
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

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
王欣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賓客莫測
其價之懸殊即共咨詢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為驗
之即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回笑謂坐客曰辨其優
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頷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
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頷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
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褻品其價之高下烏座
客乃服

三楚新錄

周羽冲編

馬殷上蔡人也唐末渠帥何氏命為邵州刺史何氏
卒衆軍奉殷立為主使人上表禧宗在蜀甚悅許
自開國立臺置卿相分天子之半仗焉及莊宗反
正下詔徵諸侯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
範多辯善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聞卿部內有洞
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
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宗大悅既而曰比聞
馬氏之國必為高郁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
可得耶高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

是言間之而布範不察及歸果使人構其罪郁竟
知其不克霸焉

歷代小史摘編



兩岐散人朱東光督編

潮陽學訓導唐世延校梓

燕翼貽謀錄

宋王栴撰

國初進士尚仍唐舊制每歲多不過二三十人太平
興國二年 太宗皇帝以郡縣闕官頗多放進士
幾五百人比舊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進士呂蒙
正等於開寶寺賜御製詩二首故事唱第之後釀
錢於曲江為聞喜之飲近代於名園佛廟至是官

為供帳歲以為常先是進士參選方解褐衣綠是
歲賜宴後五日癸酉詔賜新進士并諸科人綠袍
靴笏自後以唱第日賜之

舊制進士首選同唱第人皆自備錢為鞍馬費而京
師遊手之民亦自以鞍馬候于禁門外雖號廷魁
與衆無以異也大中祥符八年二月戊申詔進士
第一人金吾司差七人導從兩節前引始與同列
特異美

皇朝以孝治天下篤厚人倫子之出繼他位者得封
贈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聞也李昉為宰相上言
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叔母謝氏
故陳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為
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追榮 太宗皇帝嘉
之淳化四年二月乙丑詔贈超為太子太師謝氏
鄭國太夫人然此猶因昉有請而從之也至 真
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無
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生父母則四海之內均沾
寵惠雖於古禮違悖亦忠厚之至也

士大夫之家不幸出妻為之子者非其親生猶可不
服為其所親生而視之愬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
父穎先娶馬氏生永德為穎所出永德知鄧州於
州廨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
以出母加於繼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無間言時
大臣母妻皆得入謁劉氏存日馬不敢同入禁中
劉氏卒馬始得入謁 太宗勞問嘉歎封莒國太
夫人此可為人子事出母之法 仁宗景祐三年
九月集賢校理郭禎乞為嫁母服詔兩制御史太
常寺禮院議詔自今並許解官申心喪

虞書載蕭韶九成鳳凰來儀三代以後無傳焉惟漢
宣帝時嘗見史不載其形狀如何 真宗景德元
年五月七日午時白州有鳳凰三自南入城衆禽
周遶至萬歲寺前樓高木上身如龍長九尺高五
尺其羽五色冠如金盞至申時飛向北去遂不復
見州畫圖來上是時天下承平日久可謂治世宜
其覽德輝而下也若麟惟先聖識之漢武獲一角
獸當時以為麟太史公不以為然也太平興國九

年十月癸巳嵐州獻獸一角似鹿無斑角端有肉
性馴善詔群臣參驗徐鉉滕中正王佑等上奏曰
麟也宰相宋琪等賀

歐陽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贈以
報其德詔從之乃自負外郎贈郎中後世以為美
談不知又有先於修者王曾為叅知政事改葬叔
太子中舍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
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

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
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棄於
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朝
廷始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群臣建議歸咎
於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
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賊子為天下
後世臣子無窮之利也

國朝因唐制取士只用詞賦其解釋諸經者名曰明
經不得與進士齒王安石罷去詞賦惟以經義取
士元祐元年十一月立經義詞賦兩科用侍御史

劉摯之言也

孫公談圃

宋孫升撰

趙叅政抃閱道初好神僊術在成都僧上詩云須
向維摩頂上行閱道遂悟後有道士獻紫金盃閱
道拒不受道士求金三兩易之閱道曰吾以三兩
凡金換奇金不可在青州有何郎中相傳晉時人
公招之至則鬚髮皓白肌膚如槁木龍鍾幾不能
步而飲啖自若閱道問其羸使兩吏扶掖而出至
門外則行步如飛吏還報閱道大駭使健步追之
已失所在閱道後歸鄉里一日忽遍辭親友其子
屺怪其形色異常問後事閱道厲聲斥之少頃跌
坐而化

呂相端奉使高麗過洋祝之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
維摩經為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
之聲起于舟下音韻清越非人間比經沉隱隱而
去 伯易在禮部求奉使高麗故實遂得申公事
故楊康國錢勰皆寫此經往豐稷為楊掌牋表言
東海洋龍宮之寶藏所也氣如厚霧雖無風亦有

小史摘編 卷之三 五
巨浪使人臥木匣中雖蕩而身不搖食物盡嘔唯
飲少漿舟前大龜如屋兩目如巨燭光耀沙上舟
人以此卜之見則無虞也

子瞻以溫公論薦寵眷甚厚議者且為執政公力言
蘇軾為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
為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又言
王安石在翰苑為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以安
石止可以為翰林則軾不過如此而已若欲以軾
為輔佐願以安石為戒

子瞻試館職策題論漢文帝宣帝及 仁宗 神宗
公率傳堯俞土嵩叟言以文帝有蔽則 仁宗不
為無蔽以宣帝有失則 神宗不為無失雖不明
言其意在此久之 御批軾特放罪

司馬溫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
風走石群匠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
忽仆于碑下死

蘇洵明允作權書永叔大奇之為改書中所用崩亂
十餘字奏于朝明允因得官

溫公大更法令欽之子瞻密言宜慮後患溫公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二人語塞而去方其病也猶肩輿見呂申公議改都省臨終牀篲蕭然惟枕間有役書一卷故公為挽詞云漏殘餘一榻曾不為黃金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為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遂空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為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胸中治獄多所全活若有所見者豈其陰相耶

公曰荆公三經學者以為如何余曰荆公學尤邃於理非後生所易知故學者又為穿鑿所謂秦有司負秦法度也然荆公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贄牛耳

荆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
詩誰謂鼠無牙荆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
昔曾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辨之又嘗捕一鼠與之
較公曰然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
其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
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
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
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
此子必宰相元祐果大拜

契丹犯澶淵奏至寇準適在病告 上遣數輩召與
計事準辭疾復遣衛士舁病而入亦不至明日準
入對上引視二圖一江南一蜀中也準曰江南必
王欽若蜀中必陳堯咨也二人以其鄉里皆亡國
語不可固請鑾輿親征即出懷中所擬將校姓名
凡數百人詔勅皆具天戈即日言邁遂平大寇準
之力也

聞見雜錄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郊構亭花側榜曰
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
明春輒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

張文懿為射洪令時出城遇村寺老僧于道邂逅過
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山神
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
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為誕使
僧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
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
復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
復為相明日當來但減算爾後文懿再入中書
行營雜錄

趙葵錄

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
與通家一日薦其友人於鼎臣求為聞達于朝鼎
臣即繳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
叙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
之曰我來雖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
有數帖與吾夫祝私事恐爾家以為疑索火焚之

而去

成都漆工艾延祚甲午歲為賊所驅於郡治令造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窘甚緣上大樹匿穠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殺戮狼籍至夜遂下樹臥積屍中及中宵聞數十人傳呼聲頗類將吏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惟不呼延祚乃知聖朝代叛討逆悉奉行天誅也

神廟一日行後苑見牧豨猪者問何所用牧者曰自

太祖來常令畜之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累朝不敢易亦不知何所用神廟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月餘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率不能致方悟祖宗遠略

東坡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宗朝判鳳翔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邪宰相又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新法不合補外李定之徒媒孽其詩文有

訕上語下詔獄欲寘之死上獨庇之得出方在獄
時宰相舉軾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螫
龍知此不臣也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推求時
相語塞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孰
比近臣曰頗似李白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
之學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沮之一日忽出手札
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中棄
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為南宮舍人不
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後熙豐諸臣當國元
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京下用事拘以黨籍禁其
文辭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迹甚
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籙宮醮筵其主
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荅曰適至
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也上
歎訝久之問曰奎宿何神為之所奏何事對曰所
奏事不可知為此宿者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
惟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
靡

初陳橋兵變太祖整軍從仁和門入建炎南渡御蹕過杭聞縣名曰仁和上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遂有定都之意

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小娼疑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羞澁良久乃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以留者以坐間不敢問也且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京尹有契明日以白尹且云某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廬且擇

良士嫁焉尹即王宣子佐也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多致失指有王過者蜀人上殿孝宗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密院編修

鐵圍山叢談

蔡條撰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者一日輦下市肆有丐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主人遜謝久不得解衆

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遺其
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翊日聞奏太宗大怒
謂猶仍五季亂習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即嚴索捕
期必得有司懼罪久之迹其事乃主人不勝其憤
而殺之耳獄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第
為朕更一覆毋枉烏且携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
對以獄詞并刀上太宗問審乎曰審矣於是顧旁
小內侍取吾鞘來小內侍惟命即奉刀內鞘中因
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寧不妄殺人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
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為駐節
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
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
倘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
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
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踈密布地
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
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

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于闐國朝貢使每來必携其寶鐙以往反自國初迨
今如是也我主客備見之寶一鐵鐙耳蓋其來道
涉流沙踰三月程無薪水獸挈其水而行是鐙者
投以水頃輒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寶之

高齋漫錄

宋曾慥撰

大祖皇帝既下河北欲乘勝取幽燕或以師老為言
太祖不能決時納言趙中令畱守汴都走書問之
趙回奏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志

難入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關心太祖得奏即日
班師

元豐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甚渥行且
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礼明年
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
之言他日縱當此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禮果拜
右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
偶忘記信知果是命也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茶與墨二者正相

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
蘇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
也譬如賢人君子黜哲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
公笑以為然

李賓王利用鄱陽躬行君子也嘗云郭林宗作玉管
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安否察其皮毛苦
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

春明退朝錄

宋敏求述

宋衮嘗言律云可從而違堪供而闕亞六經之文也

宋景文言人之屬文有穩當字第思之未至也又
曰為文是靜中一業耳

孫之翰言 太祖一日召對趙中令出取幽州圖以
示之趙令詳觀稱歎曰是必曹翰所為也帝曰何
以知之普對方今將帥材謀無出於翰此圖非翰
他人不可為也翰往必可得幽州然既得幽州陛
下遣何人代翰帝默然持圖歸

唐明皇以諸王從學名集賢院學士徐堅等討集故
事兼前世文辭撰初學記劉中山公子儀愛其書

曰非止初學可為終身記

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曰神醫普救總類成 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名曰太平御覽又詔翰林承旨蘇公易簡道士韓德純僧贊寧集三教聖賢事迹各五十卷書成命贊寧為首坐其書不傳 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龜不欲以后妃婦人等事廁其間別纂彤管懿範七十卷又命陳文僖

公裒歷代帝王文章為宸章集二十五卷復集婦人文章為十五卷亦世不傳

本朝之制凡需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宗袞言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天子自謂德音非也予按唐常袞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德音蓋得之矣

錢氏私誌

錢惟演撰

郭傳師大尉說曹南院知渭洲夏人撓邊有智將韎鞞與渭對壘下十餘寨宿兵十餘萬夏人歲遣數

百騎精銳覘視兩界曹患鞞鞞智勇命探騎伺彼
巡邊兵未適鞞鞞踰月病不能起曹乃於界首設
一大祭賻器物照耀原野用祝版云大宋具位曹
某昭告于夏國都護某人公累以蠟書約提所部
歸我大宋我待公之來不期天喪吉人事無終始
令百騎守祭下望其兵近即舉火燒祭并所用銀
器千餘兩悉皆棄而遁歸夏兵盡掠祝版祭器而
去後旬月夏國殺鞞鞞其下二十餘帳反側不安
率衆內附拓地數百里獲生口數萬羊馬橐駝不

可勝計

東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為憂有
道人卓契順者慨然嘆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
矣因請書以行印即致書云嘗讀退之送李愿歸
盤谷序愿不遇知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
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於寂寞之濱權臣
忌子瞻為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
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眄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
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

來地亦可以驂駕鸞鶴翱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
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
云在行住坐臥處着衣吃飯處開口閉目處沒理
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
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
甚麼三世諸佛則是一個有血性吶漢子子瞻若
能脚下承當把一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
力向前珍重珍重

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
五福六極為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
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為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
歸於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
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
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于其身必于其子
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
也

晉公談錄

宋丁謂編

真宗即位有慧星見于東方 真宗恐懼不敢詢于

掌天文者唯俟命而已忽有先生王得一入見見
聖容似有憂色密詰于中貴中貴述以聖上憂懼
慧星之事得一遂奏云此星主契丹兵動十年方
應至十年果契丹兵寇澶淵聖駕親征

景德中契丹寇澶淵在河北聖駕在河南陣敵次忽
日食盡 真宗見之憂懼司天監官奏云按星經
云主兩軍和解 真宗不之信復檢晉書天文志
亦云和解尋時契丹兵果自退而續馳書至求通
好

王二丈禹偁忽一日閣中商較元和長慶中召賢所
行詔詰有勝於尚書者衆皆驚而請益之曰只如
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爾當深誠孥戮示
衆朕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戮于社又云予則
孥戮汝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也如此
衆皆服之

王文正筆錄

王曾撰

范魯公質早輔周室及 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兩朝
翊戴嘉謀偉量時稱明相自云執政之地生殺舒

慘所繫苟不早夜兢畏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
畢至道有枉直時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為難嘗
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可為宰相

太尉王公旦祥符中在中書聖眷特厚嘗因便坐奏
事上語及一省郎姓名旦曰斯人行履才幹俱有
可采今方典郡宜與甄擢公及同列亦皆素知其
為人因共稱薦之自是屢加歎賞即令記錄俟
歸朝日亟命轉運使徐更別議陞陟既而代還至
闕上復先省記之會外計闕官即與同列擬定名

氏約以次日奏補及晚歸私第斯人投刺來謁公
方議委使辭而不見詰朝入對具道本末請授以
轉漕之任上默然不許公退而歎駭惕息累日乃
知昨暮造請雖不之見已密為伺察者所糾而此
人訖真宗世不能用公不欲指其名而每戒同列
以私謁之嫌當須謹避庶幾免於悔吝

文靖李公沆布衣時先正端煥知舒州屬因事涉江
公實侍行俄而風濤暴作幾覆沒有大校王其姓
善相人遽白曰此有真相孰敢為害何懼之有是

日果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尚存
焉

建隆中興師伐蜀王全斌曹彬等為帥沈倫總隨軍
轉漕安撫實同謀議將行上密戒諭曰平蜀之日
府庫聚積管籥自主之賞軍用度外諸將求取皆
勿與及王師克捷全斌輩皆以賞薄為名詣倫致
請倫盡以管籥與之及還或告全斌而下率多隱
匿寶貨金帛各行降黜獨倫及彬無所染上深加
嘆因責倫不遵前戒縱成其過倫對曰全蜀已平
金帛固無足惜且勿與則志不滿情不安或至生
患是以與之

尚書左丞陳公恕峭直至公性廉阿順總領計司多
歷年所每便坐奏事 太宗皇帝或未深察必形
誚讓公歛裾踧躅退至殿壁負墻而立若無所容
俟上意稍解復進確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
上察其忠亮多從其議當時言稱直公為之首

貴耳集

宋張端義撰

慈聖曹后一日見神考不悅問其所以荅曰廷臣有

謗訕朝政者欲議施行慈聖曰莫非軾轍也老身嘗見仁祖時策士大悅得二士問是誰曰軾轍也朕畱與子孫用神考色漸和東坡始有黃州之謫德壽與講官言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鑑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雖學士大夫未嘗說到這裏

太宗書戒石銘賜郡國曰爾俸爾祿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用蜀檮杌中所載孟王昶文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

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足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亦可稱後熙陵表出言簡理盡遂成王言

舜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自宣政間周美成柳耆卿輩出自製樂章有曰側犯尾犯花犯八音襍律宮呂奪倫是不克諧矣天寶多曲遍繁

聲皆曰入破破碎之義明皇幸蜀宣和之曲皆曰
犯犯者侵犯之義二帝北狩曲中之識深可畏哉
紫巖張公謫居二水憂國耿耿一日慨然作九墨筇
枝銘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固已昭
昭斯為瀟洒之寶子孫與之逍遙筇之銘曰用則
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將焉用彼
鄭衛之音皆淫音也夫子獨曰放鄭聲不及衛音何
也衛詩所載皆男奔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所以
放之聖人之意微矣

國老談苑

王君玉撰

太祖以范質寢疾數幸其家慮煩在朝大臣止令內
夫人問訊質家迎奉噐皿不具內夫人奏知太祖
即令翰林司送果子牀酒噐凡十副以賜之復幸
其第因謂質曰卿為宰相何自苦如此質奏曰臣
向在中書門無私謁所與飲酌皆貧賤時親戚安
用噐皿因循不置非力不及也猥蒙厚賜有涉近
名望陛下察之尋薨開寶中因相位乏人太祖累
言范質真宰相嗟悼久之

太祖一日袒裼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獨直上行
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縑帳紫綾褥謂多遜
曰爾在外意朕豐侈耶朕用此猶常愧之

太宗嘗冬月命撤獸炭左右或啓曰今日苦寒上曰
天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獨溫愉哉

真宗初即位暇日召翰林學士王禹偁與之論文禹
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為誥命施
之四方延利萬世此王者之文也至於雕織之言
豈足軫慮思較輕重於瑣瑣之儒哉願棄末務大

以成宗社之計上顧曰卿愛朕深矣

仁宗在儲宮

真宗慎擇官僚皆難其人魯宗道時

作正言慷慨敢諫忽一日便坐召對真宗曰太子
天下之本當得正人輔之今以付卿其盡心以導
吾子宗道退讓敦獎遣之翌日除右諭德

曹彬初克成都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度食
具戒左右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泊事寧咸訪其親
以還之無親者備禮以嫁之彬平蜀回輜重甚多
或言悉奇貨也太祖令伺之皆古圖書無銖金

寸錦之附

范質性儉約不受四方遺賂自五代以來宰相取給於方鎮由質絕之為相輔居第止十一間門屋卑隘周太祖嘗令世宗詣質時為親王軒馬高大門不能容世宗即下馬步入及嗣位從容語質曰卿所居舊宅耶門樓一何小哉因為治第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緡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章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屬僚訴於宰府旦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柰何彰國弱於四方居數日外貢并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曹璨彬之子也為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洎淮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預為使者歷視諸相語譯導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畢坐無荅者

王旦在中書二十年常日罷歸徑趨書閣闔扉以自
息雖家人之親密者不復接焉常以蝗旱憂愧辭
位俄而疾發不食 真宗命內饗煮肉糜宸翰絨
噐以賜日常三四旦疾亟聚家人謂曰吾無狀久
坐台司今旦死矣當祝髮緇衣以塞吾平昔之志
未幾而絕家人輩皆欲從其言惟壻蘇耆力排而
止之

蘇易簡在翰林 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上謂易
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荅曰忠孝一生心上
悅以所御金噐盡席悉賜之

李宗諤為翰林學士家雖百口雍睦有制 真宗嘗
語侍臣曰臣僚家法當如宗諤

查道以謹儉率已為龍圖閣侍制每食必盡一噐度
不勝則不復下筯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
如是惜之

魯宗道以孤直遇主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每中書罷
歸私宅別居一小齋繪山水題曰退思巖獨游其
間雖家人罕接焉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號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耶遂以所持經擲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徐鉉為散騎常侍太宗謂曰官家之稱其義安在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蓋皇帝之謂也淳化中上苑象斃太宗命使宣問鉉象胆所在鉉對曰請於前左足求之果得以進詔復詢之鉉曰

象胆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臣故知耳初自南唐入京市宅已歲餘見宅主貧困之甚因召而謂曰得非售宅虧直而致是耶予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宅主固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後黜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寫許慎說文一部謹細無誤一日擲罷命紙大書曰道者天地母投筆而絕

張詠鎮永興有父老訴牛舌為人所割詠詰之爾於鄰近誰氏最隙訴者曰有甲氏嘗貸粟於某家不

遂構怨之深詠遽遣去戒云至家徑解其牛貨之
父老如教翌日有百姓訴殺牛者詠謂之曰爾割
某氏牛舌以償貸粟之怨而反致訟耶其人遂伏
罪時謂神明焉

清夜錄

孔子問漆雕期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
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蔡文仲三年為一兆
武仲三年為二兆孺子容三年為三兆三人之賢
不賢所未識子曰君子扎漆雕氏言人之美也隱

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審余每觀此言未嘗不擊
節歎賞蓋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行已也正捫心無
慊何以卜為三大夫皆所事何敢以家臣而議主
君之賢否但觀其卜龜之繁簡則賢否較然矣
豪傑之士所在有之然豁達大度必如漢高祖英武
大志必如唐太宗則能使之聞風作興否則雖楚
有材晉實用之或反為吾國之患燕不能留樂毅
而毅為趙用魏不能用范雎而雎為秦用晉不能
致王猛而猛為符堅用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延

徽為契丹用蓋必有非常之主而後能用非常之人駱賓王作復唐祚檄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武后覽之曰宰相之過也安有如此材而使之流落不偶耶

漢制卿駟馬右駮故有五馬東方朔傳太守駟馬駕車一馬行春衛宏輿服志諸侯駟馬駮以一馬南史柳元策兄弟亦五人並為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逶迤謝靈運為永嘉太守以五馬自隨立五馬亭

聞燕常談

董弁撰

張昌言初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者在塗而世衡卒乃以還其子詰詰遵父命不承田遂蕪廢者三十年元豐中鄰人告官移文二家皆弗取郡守劉斐言諸朝願以田給州學朝廷嘉之卒還种氏昌言名聞位至給事中夫世有爭鄰畔頭步之田至相紛競甚者兄弟宗族鬪訟堅不肯已遂為世讐者亦聞种張之事乎

章聖朝馮守信為步軍指揮使遇郊禮其弟欲以已子冒為守信子以助高蔭守信不可曰吾自行伍蒙上拔擢至此愧無以報稱奈何欺君是歲并子不蔭以明其一無所愛予近見士大夫仕至通顯以兄弟之子冒已子而受高蔭者多矣恬不為非人亦不以為怪訝也甚者以他人而為己之有服親以冒異姓恩澤者聞守信之風蓋知愧乎

張乖崖公常言見事有三難能一也見而欲行二也當行必果三也前輩於事精思如此是所以大過人也又云事無大小皆須用智智如水也不流則腐若凡一日不用智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予每佩服斯言

太宗朝王濟主漳州龍溪簿時福建諸郡輸鵲鷓為箭羽既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責甚急民間苦之濟輒以便宜喻郡民用鴉翎代之因附驛以聞詔可其請施及旁郡民咸德之

宋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戶部下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督責急如

星火州縣百姓競屠牛以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歛錢以賂上下胥吏丐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之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脂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無不懽呼感戴者

裴譔為史思明所得偽授御史中丞時思明殘殺宗室譔陰緩之全活者數十百人此事見談賓錄靖康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宗正寺玉牒取有籍可據以取則無遺矣虜酋立命取

籍蒼黃間玉牒所有吏已持至南薰門亭子矣會虜使以事暫還此夜惟監交物官數人在焉戶部邵澤民溥其一也遽索視之每揭三二板則掣取一板投之火爐中歎曰力不能遍存之得預名被藝者可以免計一籍中掣取而藝者亡慮十二三俄頃虜使至吏舉籍以授之遂按籍以取凡京城宗室獲免者皆澤民之力也而人多不知予因閱裴譔事故志之

退齋筆錄

侯延慶撰

元豐中王荊公乞罷機政寓於劉沆相宅幾兩月神宗未許其去沆之子瑄嘗謁公坐間聞公云化成任處在近可令呼來化成者工課命老僧也少頃化成至公作一課更為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相公看命今仕至宰相更復何問公微作色曰安石問命又不待做官但力乞去上未許只看易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地出令斬一漕臣明日

宰相蔡確奏知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此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齊東野語

周密撰

嘗秋早上問執政禱雨於天地宗廟社稷合用牲否周益公奏止用酒脯幣帛上曰雲漢詩云靡神不

舉靡愛斯牲則是合用牲矣可與禮官等考訂之
淳熙中張說頗用事為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衆
侍從上許之且曰當置酒殺為汝助說拜謝退而
約客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
不平已而中使以上樽珍膳至說為表謝因附奏
臣嘗奏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
也既奏上忽顧小黄門言張說會未散否對曰彼
既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
臣再三速良祐迄不肯來夜漏將止忽報中批陳
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歡聞之撫然而罷其
用人也又如此

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許便宜
黜陟初上問大計浚請身任西事置司秦州別遣
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從
以張浚劉光世以相首尾浚發行在王彥統八字
軍從之浚以御營司提舉事務曲端屢挫虜欲仗
其威聲乃承制拜為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浚
抵秦州置司節制五路諸帥四年春金虜婁室破

陝州李彥仙死之既而與其副撒離歇及黑峯等
寇邠州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虜引衆來
犯又為端所敗既而虜勢復振獻策者多以擊虜
為便浚於是欲謀大舉召端問之端曰平原易野
賊便於衝突而我師未習戰須教士數年然後可
以大舉復謀之吳玠玠以宜守要害以待其弊然
後可以徐圖浚曰吾非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
急不得不為是爾浚以端沮大議意已不平而王
庶與端有龍坊之憾因譖之曰端有反心久矣蓋
早圖之浚乃罷端兵柄遷之秦州獄其部將張中
孚李彥琪並諸州羈管時陝西軍民皆恃端為命
及為庶譖無罪而貶軍情大不悅

西事記云張浚之至陝西易置諸路帥臣權勢震赫
是時五路未破士馬強盛加以西蜀之富而貸其
賦五年金銀糧帛之運不絕於道所在山積浚為
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有志而昧於用人短於用
兵曲端心常少浚故奪其兵廢之西人為之失望
浚於是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兀木聞變自京

西星馳至陝右與婁室等會而浚亦合五路兵四十萬馬十一萬會戰于耀州以熙河經畧劉錫為都統制與涇原經畧劉錡秦鳳經畧孫渥環慶經畧趙哲各帥所部兵以從吳玠郭浩極言虜鋒方銳且當分守其地犄角相援待其弊乃可乘浚不從軍行至富平縣吳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也將戰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擁兵驟至直擊環慶軍會趙哲離所部未至哲軍遂驚遁而諸軍悉從之大潰陝西為之大震浚聞軍潰自邠州退保河池縣又退保興州遂歸罪趙哲斬之責劉錫合州安置陝西兵皆散歸本路吳玠收秦鳳餘兵閉入散關關師古收涇原餘兵保岷鞏孫渥收涇原餘兵於隕成鳳三州未幾大散關復不守浚時止有親兵千餘人又退保閬州或建策徙治夔州劉子羽以為不可遂檄吳玠郭浩據和尚原而虜復至於是下令徙治潼州軍士皆憤取其榜裂之乃止

西事記云張浚之戰於富平也金人初亦畏之而浚
銳於進取幕下之士多蜀人南人不練軍士欲亟
決勝負於一舉故至於敗遂走興元又走閬中陝
西諸郡不殘於金人者亦皆為潰兵所破矣既而
張中孚李彥琪趙彬相繼降虜遂犯秦州又犯熙
河及圍慶州於是五路悉陷浚以二人皆曲端心
腹疑端必知其情王庶復譖端不已時西人多上
書為端訴寃者浚亦忌其得衆心乃殺之于秦州
獄時人莫不寃之軍情於是愈沮矣紹興元年浚
以關陝失律上章待罪朝野無敢言其事者至四
年二月浚還朝時御史辛炳始言浚被命宣撫輕
失五路坐坳四川用劉子羽輩小人而無辜殺曲
端趙哲以至傲秘閣以崇儒擬上方以鑄印及既
敗之後被召不肯出蜀等罪遂罷為資政殿大學
士提舉洞霄宮尋又詔落職福州居住
秀水閒居錄云魏公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
雜學士權出人主右蜀蜀之財悉陝之兵凡三十
萬餘與虜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謀歸罪其

史稿編 卷之三
將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俱叛浚僅以
身免奔還閬中關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
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還薄遣俾居福州而已其
後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乃分陝蜀之
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州命吳玠主之屯和
尚原金房至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
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
都既而師古戰敗降賊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獨存
階成而已

趙鼎傳云鼎再相已逾月或以未有施設為言鼎謂
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
當靜以鎮之張德遠非不欲有所為其效可見亦
足以戒矣時議回臨安鼎奏恐回蹕之後中外謂
朝廷無恢復之意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
國用何嘗得尺寸地此論不足恤也

何氏備史云張魏公素輕銳好名士之虛名者無不
罕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名富貴
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南軒以道學倡名父子為

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為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鄴瓊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言者于外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為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紀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使魏公未死和議必不成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澗上閑談云近世脩史本之實錄時政紀等叅之諸家傳紀野史及銘誌行狀之類野史各有私好惡固難盡信若誌狀則全是本家子孫門人掩惡溢美之詞又不可盡信與其取誌狀之虛言反不若取野史傳記之或可信者耳且以近脩四朝史言之如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刺客乃是附會雜史張元遣刺韓忠獻事又載遣蠟書疑鄴瓊之語亦是潘遠紀聞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云符離軍潰

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雖亦取萊公紀事中意然方當大軍悉潰亦安在其為心法哉其說皆淺近易見乃畧不審其是非作之信史欲傳之千萬世可乎

北邊備對

程大昌撰

四海之邊中國者在山東則為東海在廣南則為南海人人得而聞見不待證說若夫禹迹所及西境流沙而極不言西海東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則謂外薄四海訖于四海者如之何而

四海也漢武帝事遠有效使命方行四表故西北二海遂有身歷而目擊之者非道聽塗說之比也於是條支之西有海焉先漢使命固嘗見之而入諸史矣後漢班超又嘗遣其筆輩親至其地也至於西海之西又有大秦者焉

即波斯也

夷人之與海商

皆嘗往來若夫北海則又其甚遠矣而霍去病之封狼居胥山也其山實臨瀚海者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為匈奴所幽冥諸北海之上而唐史所載又曰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焉在

海北岸也然則詩書所稱四海者實皆環夷夏而四之非寓言若夫西北二虜有西海栢海青海蒲類海蒲菖海居延海白亭海鮮水海皆常並海立稱然要其實致則衆水鐘為大澤如洞庭彭蠡之類故借以名之非真海也李吉甫辨白亭海而曰河北得水便名為河塞外有水便名為海其說確也班固叙張掖之水曰羗水出羗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則真以居延為海矣

秦漢河南漢史凡記三輔以及虜事而曰河南者非洛陽河之南也上郡北地隴西朔方西河皆在積石豐勝龍門三河之南故曰河南

北狄者大王之獯鬻宣王之玁狁幽王之犬戎桓公之山戎也為其居四夷之北故總名北狄也至戰國遂有林胡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至漢初東胡遂為冒頓所并而冒頓國于東胡之西即漢世之匈奴也漢史之叙北狄事自秦以前皆名為犬戎而史記李牧傳已有匈奴之名則狄人以匈奴為國號久矣若以時世求之則蒙恬所卻之胡其酋

長即頭曼也故漢史曰頭曼不勝秦而北徙頭曼者
冒頓之父也頭曼之時已稱單于後又增稱撐犁孤
塗單于史著其義曰撐犁者天也單于者廣大之
貌也自秦至漢在北最强者惟此一族他虜雖盛
莫之與京也後魏之世蠕蠕社崙始改稱單于為
可汗者其擬則皇帝也故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
單于也突厥也者本匈奴之北部居金山之陽以
鐵工屬蠕蠕已而益大改稱突厥突厥者斝牟也
以斝牟名國明其肇迹于兵也唐初頡利大盛所
據之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地正與華夏對立
而力亦相抗若夫元魏拓拔本亦北虜其勢既盛
乃竊用中國禮樂盜居中國郡縣不容列為偏北
之虜故皆不錄唐自突厥以外其疆大能與中國
抗力者薛延陀回紇紇吐谷渾四種最大若吐
蕃雖嘗侵入北境其實西戎也

契丹五代史曰契丹在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故
地或云亦鮮卑別種戰國之世命為東胡者是也
及阿保機併小族稱帝援立石晉又得其所割鴈

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十六州蓋其地東北有盧龍塞西北有居庸關中國恃此以限界北狄自十六州既割之後山險皆為虜有而河北盡在平地無險可以拒守矣

回紇九姓

唐史回紇者其先匈奴也後呼鐵勒薛延

陀者回紇之部落也貞觀初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為最雄強已而回紇攻薛延陀併有其地遣使獻功太宗為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乃以回紇部為瀚海部督多質葛部為燕然部督凡六部

督天寶初回紇之臣裴羅襲破拔密自稱骨咄祿毗伽款可汗天子以為奉義王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鞬山南去高闕無二千里則去塞甚不遠而又盡九姓之地九姓者曰樂葛羅曰胡咄葛為族凡九姓也其後裴羅又殺白眉可汗得地愈廣盡得古匈奴地肅宗初遣兵助廣平王收長安帝以幼女妻之此在唐之中世北虜最强者也匈奴之族雖曰逐水草遷徙不常然亦擇形勢便利據一地以為之庭猶中國之有京邑也遇賊爭游

獵則隨事而出事已復歸其舊其設險據要畧與中國同惟不建築城郭則大異耳

東西南三夷皆以有城郭為固至於北夷則以不立城郭為武韓安國曰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颶風去如收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漢叙西域諸國有城郭國有行國城郭則其築城有守者也行國則不立城郭而以馬上為國者也

黃河自鹽澤西來暨達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路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北河西岸即為涼肅耳沙回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拄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為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往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

長城古來築長城以扞北虜也四世燕趙秦隋也秦制多承燕趙而隋氏不盡因秦也史記燕城起於

造陽而至襄平遼陽造陽者上谷地也襄平者遼東縣也遼陽者遼水之北也皆燕國邊胡之地故建築亦在此地也趙之城則自代地而西屬于高闕代者雁門郡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游也趙武靈王國於雲代故其備胡之城但能並河而西以極乎趙境耳至秦已并六國天下為一西自上郡北地而東至遼東西悉為秦有故蒙恬之致役也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地也北屬遼東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迄西殆萬餘里無論燕趙之與岷蘭其在當時蓋無一地而無長城也於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則秦城之長固周乎中國之北矣然審而求之則其城不皆秦築也秦但補築使足耳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代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夫其自代而蔚則極北而與虜邊中國之地不出此外秦人為城以城中夏勝地固當在此矣志又曰開皇城起岷州合河縣經幽州皆因古跡脩築夫嵐州者樓煩郡也初為胡地後為趙惠文所取則合河縣固

可立城矣幽州者戰國時屬燕地則非趙人所得
有何由可施版築也是前乎燕趙別有築之者史
所不傳故槩言因古跡修築也以此知古事湮落
無載者多也元和志又有大業城在靈州懷遠縣
界河外則越積石河而北秦無此迹矣

大漠漢趙信既降匈奴與之畫謀令遠度幕北以要
疲漢軍故武帝必欲越漠征之而大漠之名始通
中國也幕者漠也言沙磧廣莫望之漠漠然也漠
以後史家變稱為磧磧者沙積也其義一也

玉門陽關漢之兩關皆在燉煌郡壽昌縣通典曰漢
龍勒縣也玉門在縣之北陽關在玉門之南故曰
陽一陽而設兩關者自此而趨西域有南道故也
居庸關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至燕北
無有間斷也此其為山不同他地蓋數百千自麓
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靡通微徑名之
曰此居庸關也者即其最北之第八陁也此陁東
西橫亘五十里而中間通行之地才闊五步即李
左車謂井陘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險可以

類推也

天山即祁連山也又名時漫羅山又名祁漫羅山蓋虜語謂祁連也時漫羅也祁曼羅也皆天也通典元和志於張掖縣既著祁連山矣而伊西庭三州皆有此山則是自甘張掖而西至於庭州相去三千五六百里而天山皆能周徧其地則此山亦廣長矣

陰山漢朔方之北雲中之南代郡之西高闕之東有陰山焉又有陽山焉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予以史漢本文考之始知陰山陽山皆在豐勝河之北謂為河南者誤也

燕然山後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與耿夔出朔方鷄鹿塞至涿山與南匈奴兵合憲分遣精騎與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八十一部俱降遂登燕然山去塞五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若夫燕然山者必在速邪烏之地而速邪烏必在漠北而非薊之燕山也

焉支山霍去病元狩三年出隴西有功武帝曰驃騎

涉狐奴轉戰六日至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戰臯蘭下通典甘州刪用縣有焉支山匈奴失之乃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說者曰焉支關氏也今之燕脂也此山產紅藍可為燕脂而關氏資以為飾故失之則婦女無顏色其說或然也

浚稽山應邵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以為蔽障路

金山隋唐間突厥阿史那氏得古匈奴北部之地居

金山之陽

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山有林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呼駝馬為賀蘭

